

●广东画院一级美术师、广东省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 黄唯理:沿海新山水探索将更加深入

“沿海地域山海魅力无限，是当代山水画值得研究并表现的新题材。疫情宅家的这段日子，我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有了新的思考。”



■黄唯理 潮声 180cm×97cm 2018年

疫情下,武汉成为焦点,“逆行”成为热词。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,当尽己所能用我所熟悉的方式来为抗疫出一分力。我将抗疫题材作品视作为一项工程,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应付活。除此之外,还为今年的创作做些规划和准备:继续自己的研究课题“山海经-沿海新山水探索”、准备作品参加省“美好生活”专题美展,还有画院的集体创作活动等。

关于“山海经-沿海新山水探索”,是我近年热衷思考和实践的绘画课题及活动。在我看来,沿海地域山海魅力无限,是当代山水画值得研究并表现的

新题材。疫情宅家的这段日子,我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有了新的思考,今后的山海题材创作将会更新和更深一些。

作为一个画院的画家,贡献社会的方式还有很多,我于疫情中除了创作外还当一名义工式的教师,通过网络传送方式指导几位硕士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和毕业创作、参加省里的艺术类评审活动……也算是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吧。

疫情下宅家,我还看看电视新闻、读读《明清性灵》等怡情闲书,品品购藏的历代画集,听听手机上的梁冬徐文兵对话《黄帝内经》,学习中国人古老的生命智慧。

●广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国家一级美术师

张思燕:尝试大尺寸,探索花卉表达新形式

“我期待让画充满着人间的温馨,充满着爱和力量,充满着阳光般的正能量。”

庚子春日,本来应该是百花绽放春光明媚外出赏花的日子。但亲友们宅家每天关注疫情新数据,心也如数据忐忑不安。面对困境,除了为抗疫勇士感动加油外,不乏感叹自己的无奈与渺小。

现代社会的高节奏生活,让我们无暇品味人生,与自然对话。我们是否趁疫情宅家之机缘,让自己尝试放慢节奏地重新思考生活方式和对待自然的态度。这段时间偶遇陈继儒撰写的《太平清话》,在阅读过程中,欣喜地悟到,人的生活方式可以很恬淡:“焚香、试茶、洗砚、鼓琴、校书、候月、听雨、浇花、钓鱼、对画、赏酒、看山、临帖……”一种与世无争的大度,一种淡看过往、笑看今朝,静观花开花落、云卷云舒的惬意。

宅家的静好时光,使我有了创作



■张思燕 春·喜 245cm×99cm×3 2020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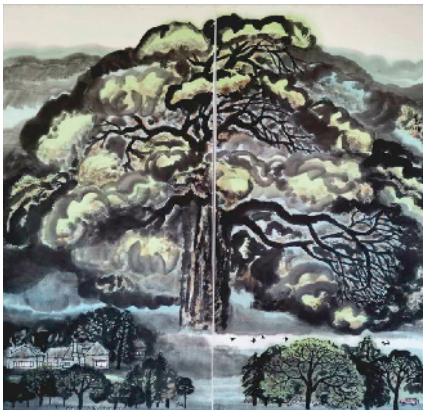
《春·喜》系列作品的机缘,家里的几盆贺岁花,足够作素材了。于是我首次尝试以大尺寸的尺幅挑战自己,创作花-语结合的新作。现代构成意念下的这系列作品,尝试融合书法、文学、色彩、篆刻的元

素,探索新的花卉表达形式。

我期待让画充满着人间的温馨,充满着爱和力量,充满着阳光般的正能量。在扫除阴霾的疫后,让我们举杯花下再来一曲春天的故事。

●著名艺术家、摄影师

潘育川:希望我的作品也会改变及重生



■潘育川 雨后 136cm×136cm

疫情让人们不得不在家了。在家的日子,对于我们做艺术的人来说,似乎没有什么特别,因为画画本来就在家里或者在画室进行的,与平日不同之处就是创作的心情不同,每天看着被感染的人数不断上升,多了对疫情的焦虑,但当自己艰难地集中精神画画时,会慢慢摆脱疫情带来的焦虑不安。

由于受疫情的直接影响,画作的形式及内容,与疫情前的很不一样了,色彩没有了,画面的欢快没有了,只有不断的黑白、黑白灰,充斥着画面。画完画通常透过窗户看到远处的山丘,想到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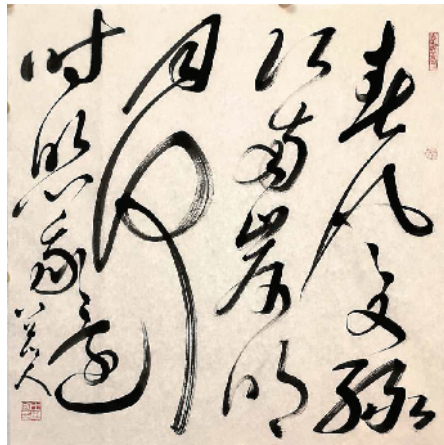
情后我需要怎么画?作品是否转入到一种神秘主义色彩中?是的,人类经历过沉重的苦难后希望得重生,希望我的作品也会改变及重生。

夕阳里,到花园中种种植物,顺便采摘了一枝野生的天堂鸟回来摆放在窗前,天堂鸟的造型与一般花的造型不同,它给我一种向上的精神,颜色“响亮”,造型有着惊心动魄的角度,是一种力量的象征。

在此,也向读者推荐一本非常好的画册——《阿尔巴伦·布鲁诺夫斯基》。

●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

王世国:艺术家要享受寂寞和孤独



■王世国狂草斗方《王安石诗句》: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“疫情”让喧嚣的世界骤然冷静,原本热闹的展览仪式和研讨雅集,以及觥筹交错的宴会,也近绝迹;隔离、封城、封国、停航和“社交”禁令,一时席卷全球。我不禁想起,这不就是老子说的“小国寡民”的理想状态吗?“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。”也许,这就是世之原本应该有的样子。

寂寞和孤独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件好事。“疫情”让你从那些无聊的社交、聚会和仪式当中解脱出来,不再满世界地应酬,给人当摆设的“花瓶”,而回归书斋案头。一些友人来电问安,探询我幽居中做些什么?我说也是“开门三件事”:读书、写字、作文。其实,艺术家就是个体户,无需他人帮助,总是单独工作,可以从自己头脑中和妙手里直接生产出艺术作品。天底下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由、更美妙、更享受的工作了。艺术家更像一匹独狼,总在他的领地里独往独来,特立独行。

我不能像那些“白衣战士”去疫区救死扶伤,而安静地呆在家中读书、写字、作文。不给世界添乱,岂不是好事?数月来,朱狄《当代西方美学》和朱良志《曲院风荷——中国艺术论十讲》,就成了我案头读物。我早已年过花甲,常与夫人打趣说:“老眼昏花尚读书。”临池挥毫更是日课,而且定下每周都要创作出新作,行书《抗疫七言联》和狂草《幽居感怀》发表后获得好评,都说我书艺精进,刘寿堂先生还专文谬赞,这真是“因祸得福”啊!此外,撰文论书已是日常,审校拙著《当代书法评鉴》书稿,更是当下的主要任务,该书将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,希望大家喜欢。